

青年电影演员冯笑买了辆新自行车，在淮海路上撞了交警，交警很生气，路边围了很多人，情况尴尬，牛犇见了，对冯笑喊：“你什么人都不好撞，你敢撞警察！”说得全场大笑，警察也乐了……

小老前辈牛犇年轻时喜欢开玩笑，大家笑他不笑，有时突然认真起来：“小姚你不想有钱？”我愣了半天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亲戚朋友一大堆，何来的钱？月月打零。他看出我疑惑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爱信不信，你试试：可吃可不吃的不吃！可买可不买的不买！”我笑而不答，这会打整套家具的演员讲笑话吧。

当时收入相当低，在花钱时我想起了牛犇的提醒，照办：可吃可不吃的不吃，可买可不买的。一个月下来省下五元钱，省了两年半，买了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，每天骑着上下班，省下了电车、汽车费，三十年后还原价卖掉。卖掉时，又想起牛犇的话。这牛犇啊，决不是吹牛。

牛犇没吹牛

姚德冰

这句话我还经常讲给儿子、女儿听。如今尽管他们的工资很高，但决不乱花。这习惯，看似小事，其实是大事。他们对钱无贪欲，因此整月整年成万成亿手中过，却决无非分之想。许多人经不起诱惑，离开了岗位，而他们越干越好，这或许跟牛犇的这句话大有关系。

那年在新疆一个小县城，我们看土产，走到刀柜，我挪不动步了。这英吉沙小刀实在漂亮精致，而且黑沉沉的刀面，硬度很高，十元钱一把。舍不得钱，更舍不得离开刀。想到祖传的姚启圣佩剑被盗走了，我一定要买一把好刀留给子孙。正在犹豫不决之时，牛犇嘻嘻哈哈地挑到了一把好刀。我走近一看，果然特别漂亮。他突然把刀塞给我。大概他观察到了我矛盾、纠结得厉害，用这种方式，让我买下。

我喜欢这把小刀，但还不放心，仔细地反反复复端详材质。牛犇认真地瞪起一双大牛眼，铁定地说：“这个材特别硬，处理过不生锈。”我付款了。白天挎在腰际，晚上藏在枕头底下。

我们到了乌尔禾。旁边有“魔鬼城”，阴森森的，白天也无人。最让人心寒的是，确实有一队地质勘察队进去了之后没有一个出来。我听了，除了害怕，心情更是很沉重。高中毕业，我的第一志愿是搞地质勘察，我不相信人家有这有那，我的祖国天生穷命！我决心要找到这一队先烈。可是约了许多勇敢的朋友，皆不敢去。还有三天，队伍要开拔了，我咬咬牙，决定独闯魔鬼城。唯一一壮胆的，是牛犇帮我挑的英吉沙钢刀。

天未亮出发，巨大的空城就我一个紧握着刀的人，四处找寻。千篇一律的土石丘，看得我都眼花了。就在我精疲力竭失望之时，突然发现远处有一香烟头大小的淡绿色石头。我举着刀过去，准备把它掘起。土很硬，刀更硬，我掘掘挖挖停停，挖出下面是深绿色的尼龙绳，再挖，是有黄铜圈的厚帆布。我使劲地拉出一个大帐篷的一角，对着帐篷鞠躬。这下面，埋着一队我崇拜的英雄，当年要不是前辈一定要我当电影演员，我今天躺在下面的可能是我。我收起已经滚烫的钢刀，画下他们的位置，到上海发信给中央地质部（不留姓名）。

几年后到亲戚家吃饭，同桌巧遇两个中央地质部工作的干部，他们确认，有此事，领导已处理了。牛犇帮我买的刀，帮忙找到了一队地质勘察队队员。

至今这把刀还插在我的铜笔架上。因为当时不顾一切地挖，刀柄上的“宝石”丢了两块，失去了当年的风采，但刀面依旧不锈。牛犇没吹牛。



小腿上的那根静脉越来越不安分，竟折腾成好几条难看的蚯蚓，为了防止事态发展，遵照医嘱准备手术剥离。

手术虽不大，可还是要住院的。病房三张床位，中间一床空缺。门边是位老人，73岁，来自乡下，面目和善，他儿子不在时就爱和我啦呱。老人爱说话，却有先天性语言障碍，一句话要用半天时间去表达，很费力。也许正是这个原因，儿子在时他就默默无语。我是在那断断续续地表达中得知，老人45岁才有了这个儿子，现在在郑州做包工头，儿媳是郑州市人。“今年过年他们就要开着新车回家了！”老人结结巴巴说到这里时，眉飞色舞，满脸是笑。

老人住院是因为右乳肿块待查，其实也就一张CT片就能搞定，可偏偏CT机坏了，而老人夏天骨盆粉碎性骨折，体内还装有钢板，核磁共振又做不了。那天他到病床前好奇地问我，你好好的住院

健康

写下这个题目，也许读者朋友们会哑然失笑：扫墓与扫盲有何相干，你何必非要把它们牵连到一起？我这里指的“盲”，并非指扫文盲、路盲，而是“孝盲”。

扫墓与“扫盲”

彭小华

同事丁先生最近准备拖家带口，到市郊青浦某公墓，为去世五年的老父亲扫墓。可他母亲李老太却不让他去。不是对自己老人不孝，也不是心疼儿子媳妇一路奔波，而是儿子媳妇每年只知道做表面文章，到青浦去扫墓，而对她这个孤老太婆则孝言孝足，不闻不问。不仅繁重的家务劳动要自己一手承包，而且还得带孙子、孙女，甚至连儿媳的宝贝小狗也得自己遛。为此李老太常常痛苦地指责道：“你们光会清明每

年扫墓没用。”可儿子媳妇闻此依然无动于衷。

静下心来想想也是。如今我们一些儿女小辈，常常在每年清明、冬至期间兴师动众忙着扫墓，看似对去世长辈亲人心十分孝顺，可平日里对健在长辈亲人则漠不关心，或以工作忙、家务忙为借口对关爱长辈亲人应付了事，或为了房子、票子、车子等矛盾不断，形同陌路。如此这般，令长辈亲人寒心，更让扫墓所承载的“孝”成了做做样子的“笑话”。

我以为，扫墓固然应该，但更该做的是“扫盲”，扫一扫“孝盲”。



因为工作关系，前些日子需要去了解一些关于宝山居村综合文化活动室(中心)的情况，那天来到了位于张庙的九英里城小区，参观后我对小区综合文化活动室针对小区居民所设的“学说上海话”培训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这座九英里城建于2007年，居民近4000人，多数是新上海人，离开了习惯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圈子，在这个一切与以往有着较大差异的地方，种种不便随之而生。为了使居民们尽快融入社区生活，居委便在2009年时成立了这学习上海话的培训班。

小区居民许玲玲今年66岁，原本是一位小学教师，后来做过学校的教导主任，上海话很标准，教学经验更为丰富。她曾在小区文化活动室学健身舞蹈、学打腰鼓、学民族舞，也是小区志愿者，所以当居委会邀请她来教授上海话时，她乐意地接受了（该班开课至今9年，许老师因家中有事，另一位楼启荣老师曾接替上过一段时间的课）。

许老师为学员们设计了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学习方法，先教大家用上海话学会说“今天是2018年某月某日星期几，我住在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长临路1318弄某号某室”，接着教大家来认菜，每人带两样喜欢吃的、经常买的菜来，大家提前考虑互相

报个名字，别重样了，到了上课时数十样小菜全部摆在课堂上，由许老师一样样教这些菜的上海话念法，一遍普通话，一遍上海话，许老师说一遍，学员们跟三遍，教完了，学员们挨个练，直至学会为止。第三步，许老师告诉大家那些去菜市场买菜要说的话，诸如“这菜多少钱？”“太贵了，好便宜点吗？”“我想买番茄。”……学会后大家分组练习，一个演卖菜的，一个演顾客，每次大家演得入情入景，现场开心得像联欢会。还有乘坐公共交通、去超市等用语，通过这些练习，一步步由浅入深，让居民们逐步掌握上海话。

董明珠阿姨今年67岁，江西景德镇人，2007年入住小区，是小区的第一批居民。刚来上海时由于语言不通闹过不少笑话。上海邻居用上海话问她“是儿子还是女儿”，因为上海话中的“儿”发“NI”音，她听不明白，“女儿”的上海话念法当然同样不明白，便自己瞎琢磨“NI子NI子，就是女子子吧”，遂脱口而出：“NI子。”邻居听了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反问她，“我好像见过你是女儿呀，怎么说儿子？”董阿姨糊涂了，“你不是说NI子NI子，这不是女儿嘛。”邻居听后笑着跟董阿姨做了解释，两人相视而笑。董阿姨是个热心人，是楼组长，过去让她犯难的

金融与房产，向来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共荣共衰，枝叶叶连。民国时期沪上银行摩肩接踵跻身房地产开发，财源广进，蒸蒸日上，发展势头迅猛，1930年上海房地产成交额逾9000万两白银，次年又翻了一番，达到这一时期的巅峰状态。

正当上海的银行房地产如火如荼发展之时，1932年发生的“一·二八”事变，成为笼罩在申城经济上空的阴霾，久久挥之难去。数年后美国签署《白银收购法案》，使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次凤凰涅槃，却让长期实行银本位制度的中国遭遇了经济阻滞、金融恐慌的威胁。受此影响，上海滩爆发金融风暴，大量华资银行、钱庄倒闭，继续营业的银行也大多收紧银根、停止抵押，很多地产商因资金中断而未能撑过这年冬天。民间戏说，当年年关结账时，上海八个房地产大亨相继离沪避债，谓之“八仙过海”。

待到1937年“八·一三”战火点燃，上海房地产市场就再也没有喘息恢复的机会了。其中的典型案例，当推大陆银行投资建造的大陆商场（今东海大楼）。

银行家谈荔孙所办的大陆银行，在上世纪20年代一直做得风生水起，但30年代因祸不单行，接连受挫，其诱因正是房地产投资。有一个时期，大陆银行各项存款与日俱增，储蓄存款和信托存款高达1000万元，谈荔孙处心积虑，为这些资金寻找出路。最初的决策还相对稳健，其房地产投资集中在虹口一带，譬如为人所熟知的山阴路大陆新村（鲁迅等文化名人曾居住地）、四川路德邻公寓等。在南京路开建的大型项目——大陆商场的拍板上，谈荔孙虽同意该计划，但以“事重款巨，设有纠纷延宕，何堪设想”，提醒同僚审慎行事。其时，大陆银行相中犹太“地皮大王”哈同手头的南京东路9号土地，年租金白银20万两，租期32年。按照测算，在此建楼约需白银45万两，商厦建成后每年房租收入约30万两，除去地块租金等费用，年均净利大抵6万两，年利润可达20%以上。“如意算盘”虽好，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。大陆商场尚未竣工，时局骤

冬季到上海来看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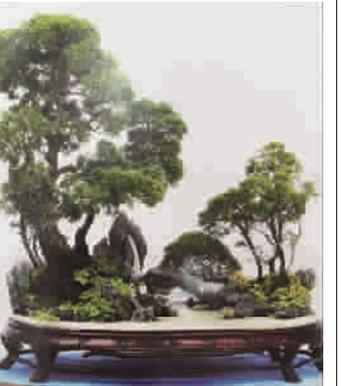
萧岩

冬天到了，树叶黄了，大地渐趋沉寂萧瑟。好在，仍然有一片绿意盎然——那是常绿常青、雅致清新的海派盆景艺术。

海派盆景取材广泛，所用树木有140余种之多，如黑松、马尾松、锦松、五针松等松类，桧柏、真柏等柏类，榔榆、雀梅、金雀松、三角枫、六月雪、胡颓子等阔叶树。有“色”，更有“艺”。海派盆景是我国首先使用金属丝加工盆景的流派之一：用金属丝缠绕干枝，弯曲造型；剪扎枝法则采取粗扎细剪、剪扎并施。总体来说，形式自由，不拘程式，讲究的是一个“师心自然”：以自然界本就有千姿百态的古木为摹本再创作，因而技艺虽细巧，然宛若不着痕迹。

海派盆景根深叶茂，流布甚广。代表之一是浦东三林庞家盆景技艺。三林镇古称筠溪，镇西称筠西，庞家宅处筠西村内，故祖传的庭园即名“筠园”。园中传有百年以上的盆景黑松一盆，园栽造型黄杨1棵，紫薇2棵，腊梅古树1棵等，又有元、明、清盆景古盆数十个，可谓古色古香。以山水意境为根，以赏石文化为辅，当代传承人有继承，有发展。比如这座《浦江源头》，树种采用真柏，高低错落，层次历然，有山有“水”，有桥有亭，既有浓浓古意，又透出新鲜的当代气息，好一幅淡泊宁静的海上庭园画！

典雅大方的海派盆景，正静静地期待着又一年的春风，期待着又一年的绿满江南岸。



非遗在身边
美术篇

七夕会

做什么？我捋起裤腿说：“静脉曲张，要做手术。”他突然笑了，随手将两只裤腿一拎，我的天！两条黝黑的小腿鼓满了青筋疙瘩，犹如无数蚂蚁在爬行，有些地方明显溃烂过，伤疤颜色青紫发黑。他说我们乡下做田的哪个腿上没有？开什么刀呢？他似乎有些不解。

我想对老人说说静脉曲张的危害，说不定哪一天大面积溃烂会造成截肢，或者形成血栓导致生命危险。可终于没有开口。老人舍不得开刀么？他之所以来住院，是儿子“逼他”上了车。家里人怀疑老爸得的是癌。他绝不会像我们这些城里人，跳蚤咬了都看医生。

新来的病友是个小老板，打理一家鞋厂多年。春上直肠意外地长了一个肿瘤，所幸及时摘除，这次住院是做术后检查和化疗，防止癌

细胞扩散

那天，我跛着一条腿痛苦地在走廊上练走路，小老板在不停地跑厕所，一个上午跑了六七趟。由于早上不能进食，床上的脸色蜡黄，精神萎靡，躺在床上唉声叹气。他预约下午做肠镜，查房后医生给他服了一塑料袋泻药。尽管年轻的妻子对小老板十分体贴，给他买来报纸，讲一些笑话给他听，可终究难以解开小老板的心里结。他说，快一年了，都没去厂里上班，本来竞争就厉害，厂里效益一直在下滑。女儿上初中，儿子读小学，都是要花钱的，现在妻子又不能上班，自己治病还得花钱，过去攒的一点老本都搭进去了。我和妻子都劝他，挣钱的日子往后很多，眼下的关键是要把病治好。

想想他们，我真的很幸福！我的小腿静脉稍有曲张，手术不手术本就无所谓，我手术了，无非是防患未然。通过住院检查，身体各项指标一切都好，能吃能睡，我怎能不幸福呢？

「滑铁卢」与「跳楼价」

黄沂海

变，“马拉松工程”停停建建，工期延误，劳命伤财。大楼勉强建成后，市面惨淡，门庭冷落，就算租金打折亦承租者寥寥，已经认租的商户纷纷退租，商场年年亏本，每年20万两白银租金成为大陆银行难以承受的一笔沉重负担。苦苦支撑到1937年，谈荔孙终于力不从心，只好向严峻的现实低头，将大陆商场大楼以“跳楼价”卖给哈同洋行，宣告这次房地产投资行为败走麦城！

今人常常调侃：理想是胳膊，现实是大腿。精明过人的谈荔孙时时慎重，处处留神，多次在金融风险面前化险为夷，全身而退，但最终却被房地产投资一记闷棍打趴，总损失约在百万元之巨，教训可谓不深刻。

“八·一三”事变更令沪上银行房地产结结实实遭遇了“滑铁卢”。三个月后上海失守，虽然此前一些银行的大量资产和人员已经悄然向内地转移，但留驻在黄浦江畔的房地产，除了建在租界内的尚能苟全性命，其余的则不幸成为日军“砧板上的鱼肉”，一部分毁于炮火肆虐，一部分被日军没收或征用，败兵折将，损失惨重。没多久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本驻军迅速进驻租界，租界里的中外资银行及其房产，被日军鸠占鹊巢，据为己有。从此，“孤岛”名存实亡，曾经如日中天的申城银行房地产每况愈下，日薄西山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被日军侵占的银行房地产终于物归原主，让人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，然而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，国民政府急于发动内战，实行金融统制，银行的实力与地位江河日下，同时通货膨胀政策的出笼，使得国家经济风声鹤唳，民不聊生。虽然上海的人口持续流入，房产“刚需”依然突出，但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和赢利水平已今非昔比，银行房地产赖以发展的政治经济生态环境犹如四面楚歌，除了尚能在存量房产里面翻云覆雨，搞些投机以外，再要以巨额资金投入房市，大动干戈建造新楼，银行家们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

